

街巷寻珍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初秋的一个傍晚，我们沿着 S238 省道驱车去裴城。

这条路曾经是唐朝时候的官道，从漯河通到襄邑，行人熙熙攘攘，千年不绝。按官道旧址，这条路本来是从裴村村中的洧油河上穿过，新修的 S238 省道向村北挪了两里地，错开了古官道。洧油河是古官道的咽喉要道，古代为东西、南北驿道的交汇点，也是入蔡州的必经之路。河上的回河桥建于唐朝，明代宋代又进行了整修。桥面由青石板铺砌，主题图案为“麒麟望日”“人字”云，造型生动逼真。

唐朝以前，裴城镇叫洧油镇，而洧油镇改名为裴城镇，则是因为唐朝宰相裴度。史上评价，裴度最辉煌的业绩是平定藩镇割据。

唐朝时候的洧油镇是中央级别的驿站所在地。

史载，唐元和九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起兵造反，割据蔡州。唐宪宗发兵数万讨伐，历时几年，却“未能克”，宰相裴度主动请兵督战。吴元济为人机警，为防止朝廷夜袭，把白鹤赶到寨墙外用于警戒。裴度便在郾城洧油镇筑寨安营，等待时机。元和十二年冬，是夜，天降大雪，裴度见机不可失，当机立断遣节度使李朔雪夜奇袭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裴度的兵士爬上寨墙，发现白鹤全都被冻僵，叫不出声音。先锋官李朔攻入蔡州时，还在饮酒的吴元济猝不及防，只好束手就擒。

平定吴元济之乱以后，唐宪宗封裴度为“晋国公”，当地老百姓将洧油镇更名为裴城，并为他建庙立祠、立碑。现存的裴晋公祠碑在裴城小学院内，碑座是两个石刻鳌头，碑身高大巍峨，由《重修裴晋公祠记》碑和《重修裴晋公祠字记》碑组成，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元和九年至十二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割据蔡州进行叛乱和裴度伐蔡的历史事实，记载了后人为了纪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颍川大地的秋天多雾。尤其到了深秋时节，清晨的雾气浓得如同化不开的墨团，行人其中，如墨海行舟，所见仅方寸之间，只能凭直觉摸索前行。唯太阳的光线能一篙撑破雾海。太阳一点点升高，雾气一点点变薄，柿子像路旁吊着的灯笼，在风里微晃，树的形状也渐渐显现出来。雾散了，孩子们背着书包往南去学堂，大人们扛着锄头往北去田野，万事万物都被融化的雾气覆了一年潮润，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多年以后，再忆起那样的秋晨，脑海中竟涌现出白居易的《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如果趟着草走，露水很快会把裤脚打湿，如果在路边蹲下，与一棵秋草对视，草叶上的每一颗露珠里，都藏着一个满眼好奇的孩子的脸。而降临在颍川大地上的亿万颗露珠，几乎都沾湿过农人的裤脚和衣衫。秋天一到，他们一早就扛着锄头下地“理荒秽”，除草、把草木灰撒进地里，他们比鸟雀更先知道哪块庄稼熟得可以收割了，哪块庄稼还得等几天，又有哪块庄稼肥上多了正愁不知熟期何时？

在颍川大地上，四季都有美好的景致。如果我们能像古人一样，在大地上行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眼睛和心灵不知能捕获多少美感。可现代人都太忙碌了，很难抽出半日光景，哪怕一个时辰去体悟这大自然的美。

春天花袭满坡，每一条或狭或阔的阡陌两岸，都是两条摇曳的花河。夏天绿意流转，野花还在继续盛开，开败的花儿悄悄孕育着秋天的第一粒花种，那些庄稼，

念裴度所建祠宇的兴废过程以及后人拜祭裴度之事。碑文雕刻刚劲有力，龙形碑额、龟形碑座的雕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

村人说，皇上还曾下旨雕刻“平淮西碑”记载裴度的功绩。但先锋官李朔是皇上的外甥，他认为生擒吴元济他的功劳最大，向皇帝舅舅上书，朝廷收回了那块碑，不然，裴城会更出名。清代诗人郭子嶠曾写：“裴相屯兵洧油河，衔枚雪夜斗池鹅，论功可贺羊开府，铭功堪同汉伏波。”历史浩如烟尘，转眼已是千年，其中是非曲直、孰是孰非，今人无从考究，但是唐元和九年那个夜晚的那场大雪，却在裴城这个地方，在老百姓的口碑相传中，绵绵不绝地下了千年，从古蔡州一直下到今天。

据说，那场雪夜斗池鹅后，裴城还出现了另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夜雨朝晴。

裴城地形中间高四面低，远远看就像一个小高隆起的乌龟背。

历经千年，今天这块岗地依然地势高耸。村民们说，这里是当年裴度将军的点将台。此时，秋色初现，林木萧萧，坡地下面是一条南北走向向两人多深的深沟，沟底野草蓬勃茂盛。坡上面是密密匝匝的杨树林，一眼望不到边。坡地边，一块黑色的石碑静静地伫立在绿色的老牛棵中间。夕阳高远，田野里玉米、芝麻静默无言，一痕绿沟沿着树林逶迤伸向远方。

享有盛名的裴城夜雨就在不远处，那里原是一处坡地，坡地下面是一道深深的沟壑，草木葳蕤，莽莽苍苍。千年以前的唐朝，这里水草丰美，雁鸣鹿奔，鸟语花香。当地百姓都说，自裴相和李朔雪夜平吴之乱以后，每当傍晚时分，远望坡地，但见雾蒙蒙，雨霏霏，树摇柏晃，幽深莫测，树林上空雁鸣鹤飞，一派下雨景象，如诗似画，即便是清风朗月亦是如此。可当人走近时，却又云走雾散，不见丝毫雨迹。第二天清晨再往观之，又见树润地湿，一番雨后的景象。明代诗人谢公翼观此异象曾挥笔写下：秋雨疏林暗古城，草

正吮着初夏的暖光拔节生长。到了秋天，颍川大地渐渐换成一种丰收的色调，田野在阳光下调出一种甜甜的气息。风和光玩着光影的游戏，风先把田野吹出涟漪不断的湖的样子，然后才让阳光落在上面，像一群顽皮的精灵一样，闪出粼粼的波光。如果从高处俯瞰，秋风把万物吹出黄色夹杂着一些青黄的后背，这些后背像鱼一样，一跃一跃奔着丰收的“龙门”而去。

秋天是万物成熟的季节，放眼整个颍川大地，豆荚肥饱，青叶弥张，在风中摇摆曳曳。玉米身着绿装，成排成行，天地间没有比玉米更好看的仪仗，天英一出，如同在头顶炸出一朵花儿，烘云托月，威风凛凛，如一个少将得胜归来，从此花开静好，岁月有序。红薯块是成片的绿萝，远观是一片田田的叶子，下面是一群睡意正酣的胖娃娃。大朵的棉花如同在大地上堆了成团的白云。天上的云在飘动，地上的棉花被风吹着，在枝头晃动，似乎地上的云也跟着天上的云一起游动，其情甚妙。而秋草在风中摇曳，成了时光缝隙里发黄的诗篇。

颍川大地的秋天是一种丰硕、一种沉淀。在平原，由于草木色调近似，但高低不同，故田野呈现出海的情状，有一种好闻的气息，那是压榨了树叶和花朵精华的气息，芳而甜，可让人经久不息地永吸不腻。等豆荚变黄，芝麻结籽，等玉米顶出苞衣，等瓜果飘香，辣椒擦出火焰，等秋水缓流无痕，等雁鸿成行，容颜南飞，等秋虫嘶鸣，蝉鸣戛止，那气味就尤其浓烈，颍河两岸便全是那日光月华，方寸之间皆是人间丰收好年景。

颍川大地的秋天是一种丰硕、一种沉淀。在平原，由于草木色调近似，但高低不同，故田野呈现出海的情状，有一种好闻的气息，那是压榨了树叶和花朵精华的气息，芳而甜，可让人经久不息地永吸不腻。等豆荚变黄，芝麻结籽，等玉米顶出苞衣，等瓜果飘香，辣椒擦出火焰，等秋水缓流无痕，等雁鸿成行，容颜南飞，等秋虫嘶鸣，蝉鸣戛止，那气味就尤其浓烈，颍河两岸便全是那日光月华，方寸之间皆是人间丰收好年景。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近日听北师大教授康震讲《唐宋词的风骨气韵》，当他讲到“一首诗能够流传下去，一定有两个要素，一是语言要浅显易懂；二是要富含哲理，耐人寻味”时，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堂留客对棋枰。一行雁度长空里，疑是当年人蔡声。郾城八景之“裴城夜雨”这一景便由此而来。

有人认为，这里之所以晚上下雨白天晴，就是因为地势低洼，水气大，四周经常都是雾蒙蒙的。裴城的夜雨和夜雪一样，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地方飘了千年。

2006年6月，裴城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14日，“中国传统村落”首批名录榜单揭晓，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入选该名。

裴城因为一场大雪和夜雨被永远载入了史册，可裴城真正的魅力却并不仅仅因为雨和雪。

裴城村自古商业繁盛，村子古迹随处可见。村子里有保存完好的清朝乾隆年间的彭氏高楼、“望月楼”等。解放初期中共沙北县委办公旧址，也设在裴城村一处董姓旧宅内。

这座老宅建于清代，重修于民国。民国36年，裴城村最著名的是彭、杨、贺、苏四大院。杨家是裴城村的旺族，当年贺家因为一个打水的贺氏男子入赘杨家一个丧夫的寡妇，此后，贺氏家族才逐渐兴起，“贺杨不分家”的老话也由此而来。彭氏大院最出名的建筑是望月楼，去年村子里修路时，还挖出了写有“圣旨”字样的石碑。村里王姓的贞节烈女与彭姓夫婿交换过庚帖，可是未等到成亲夫婿忽然抱病去世。彭氏一个人独自守着青灯孤苦度日，想念家人因而修建了“望月楼”，她每日坐在楼上登高远眺，仍然无法纾解孤独，最终“数日不食，坠楼身亡”。乾隆朱笔御批建节孝坊对彭氏予以表彰。

而苏家大院，则是因为苏进将军。苏进将军参加过北伐战争也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算是近年来裴城出过的最大的官了。关于苏进将军，村里有个有趣的传说。当年苏进将军

《庄子·秋水》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可秋天的颍河却相反，流动的炫音颤得很轻，似乎要故意拖着，不想那么快流进冬天。河水很清，时而围着一个长满水草的绿洲打旋儿，旋出圈圈涟漪；时而掠过桥墩，被苔石梳理成潺潺白丝，拂只鲢鱼便匆匆流走。两岸的苍耳是秋天的小耳朵，负责搜集颍川大地上的声音，风雨声、庄稼成熟的声音、水声、虫鸣声、牛羊吃草的声音、野鸭和鸟鸟的叫声等。还有我的脚步声，我从旁经过，鞋底与沙土摩擦，生成一种“咯吱”声，它一定觉得有趣，才派几只小耳朵粘在我的鞋子上，一路跟踪，一路倾听，为了让它们听得真切，我索性把脚步放得更慢了。

颍河两岸的草从蟋蟀甚多，这秋天最出色的歌手，它在秋夜吟唱，把秋天最美的诗章都谱写入曲，唱给大地草木、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唱给同类，唱给一切愿意驻足倾听的生灵。小时候，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常被它们吵得睡不着，便索性竖起耳朵倾听。听得久了，有时竟会默默流泪，竟觉得那唱词是蟋蟀写给颍川大地的情书，因投进无门，才谱成曲唱给了我。

草木虫鱼从不计较命运得失，颍川大地上的人也淳朴单纯，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只要勤恳，就一定能创出金子。也不是真的要土里刨金，那只是勉强的一种美好祝愿。

劳作一天的农夫，对着星星点一卷旱烟，农妇们为各自的男人温二两解乏的小酒，小小的收音机里播着《朝花夕月》里的经典选段，这是颍川大地上的浪漫。颍川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当兵前，因为家里穷，想当兵而缺少盘缠就去了姐姐家。姐姐家条件也不好，甚至连住的地方也没有，苏进当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乡间少年，晚上就住在姐姐家的牲口棚里。第二天一大早，姐姐唤其吃早饭，才发现弟弟牵了她家的毛驴去当兵了。

历史的云烟渐渐散去，关于裴城这块土地上的神奇传说久久不散。洧河，裴城夜雨，雪夜斗鹅，还有当年乡村草棚上的饥谨少年，细究起来，这块土地上一切都似乎和水有关。

唐大历二年十月，诗圣杜甫观看临颖李十二娘跳剑器舞，提笔写下“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这舞，李白在长安见过；这舞，张旭在书法时见过，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两蛇争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颖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记录伟大变革 书写时代华章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